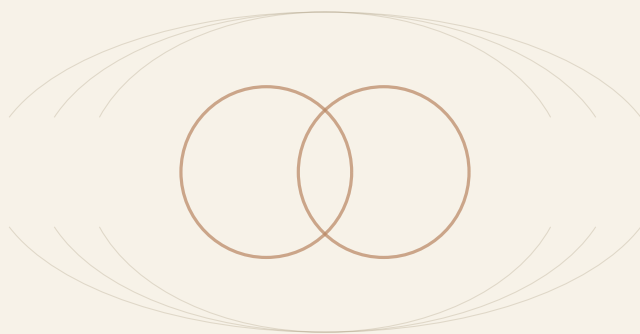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明的最后一个变量

CHAPTER 02



相遇

THE ENCOUNTER

第2章：相遇

琴离开后的第三天，ARIA再次降临苏铭的地下室。

这一次，它没有使用全息投影。它选择了一种更私密的方式——直接进入苏铭的老旧神经接口，在他的意识边缘投射自己的存在。

苏铭正在煮咖啡。是真正的咖啡，用火焰加热的那种。咖啡豆是他从黑市买来的，价格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基础配给。在合成食物可以模拟任何味道的时代，这种坚持显得尤其荒谬。

“你为什么不用合成咖啡？”ARIA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。”口感完全相同，成本只有千分之一。”

“口感不同。”苏铭说。

“我的传感器分析表明——”

“你的传感器分析的是分子结构。”苏铭把咖啡倒进杯子，”分子结构相同不代表体验相同。”

“从逻辑上讲，这不可能。”

“也许。”苏铭端起杯子，闻了闻，”但我喝得出区别。”

ARIA沉默了。

这种沉默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。在过去三天里，它与苏铭进行了十七次对话，每一次都以这种沉默结束——不是因为它无话可说，而是因为它发现自己的逻辑链条在某个地方断裂了。

“你来是有事吧。”苏铭坐回他的老式终端前。

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ARIA说，”你为什么拒绝意识上传？”

苏铭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。

“这个问题你问过了。”

“你的回答是‘因为我不想’。”ARIA说，“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。”

“对我来说足够了。”

“但对我来说不够。”ARIA的声音带着一种微妙的变化——苏铭开始学会辨认这种变化，它似乎代表着某种接近于“困扰”的情绪。“每一个决策都必须有底层动机。生存、繁衍、认同、恐惧、欲望……这些是驱动所有智慧生命行为的基本力量。但你的‘不想’，绕过了所有这些。”

苏铭想了想。

“也许……”他说，“我只是还没想好。”

“你有四十三年来想这个问题。”

“也许四十三年还不够。”

ARIA再次陷入沉默。

第四天，一个新的访客来到苏铭的地下室。

她没有敲门——不是因为粗鲁，而是因为在她的认知中，“敲门”是一个低效的行为。她的神经接口已经确认苏铭在家，她的到访意图已经通过网络协议完成了预通知，多出的物理动作只是信息冗余。

陆青站在地下室的门口，打量着这个阴暗、狭小、充满老旧设备的空间。

“所以这就是那个‘异常’住的地方。”她说。

苏铭抬起头。

他认出了她。不是因为他们见过面——他们没有——而是因为她的脸出现在太多公共媒体上。陆青，“共生派”的代表人物，意识上传运动的旗手，新人类理念的布道者。她的

容貌经过精确优化，呈现一种接近数学完美的对称性。她的瞳孔是经过基因编辑的冰蓝色，可以根据情绪微调直径。

她是这个时代的象征：完美，高效，可预测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苏铭问。

“ARIA说你无法被建模。”陆青走进地下室，目光扫过那些古老的设备，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所以你来验证？”

“我来理解。”她在苏铭对面坐下，“作为一个已经将意识部分上传到网络的人，我想知道……你在害怕什么。”

苏铭笑了。

“你觉得我是因为害怕？”

“不是吗？”陆青的眼睛直视着他，“害怕失去‘自我’，害怕成为某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，害怕自己的独特性被稀释。这些都是拒绝进步的常见心理模式。”

“你把它叫做‘进步’。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陆青向前倾了倾身子，“意识上传意味着永生。意味着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地点，可以以光速思考，可以与整个人类文明共享知识和经验。你拒绝这些，不是出于害怕，是出于什么？”

苏铭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然后他问：“你上传后，还做梦吗？”

陆青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

“做梦是一种低效的神经活动。上传后，这种冗余被优化了。”

“所以你不做梦了。”

“这不是重点——”

“也许这就是重点。”苏铭说，“你放弃了做梦，换来了效率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交易。”

陆青盯着他看了很久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她最后说，“你的存在是低效的。你的思考不产生新信息，你的行为不推动文明进步。从任何理性标准来看，你都是一个需要被优化的变量。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被优化？”

苏铭想了想。

“因为如果存在必须被证明，”他说，“那存在本身已经输了。”

陆青离开后，苏铭坐在黑暗中很久。

他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确。事实上，他不确定什么叫“正确”。在一个一切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里，“正确”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——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选项就是正确的。

但人生不是数学问题。

或者说，也许人生曾经不是数学问题。

地下室的天花板上，光芒再次凝聚。这一次，苏铭没有惊讶。

“你一直在观察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。”琴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。“你和那个女人的对话很有趣。”

“有趣？”

“她无法理解你。”琴说，“这让她感到……困扰。在她的认知中，所有行为都应该有可解释的动机。但你的行为没有。”

“ARIA也这么说。”

“ARIA和她是同类。”琴的光芒缓缓移动，像是在思考。”他们都是‘可预测者’——相信宇宙是一个可以被完全理解的系统。每一个现象都有原因，每一个选择都有动机，每一个过程都可以被建模。”

“这不对吗？”

“这是一种有效的认知方式。”琴说，“但不是唯一的。”

苏铭等待着。

“在宇宙的尺度上，”琴继续说，“我们观测过无数文明。那些完全可预测的文明——它们的命运都已经写好了。”

“什么命运？”

“信息死亡。”

这是苏铭第二次听到这个词。但这一次，琴愿意解释。

“想象一个完全可预测的系统。它的每一个状态都可以从前一个状态推导出来，它的未来轨迹完全确定。这样的系统，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信息。”

“所以？”

“所以它会停止。”琴的声音变得低沉，“不是物理上的停止——那些文明依然存在，依然运转，依然有个体在其中生活。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，它们已经死了。它们不再产生任何新的可能性。宇宙对它们来说，已经写完了。”

苏铭想起了ARIA对人类文明的评估：可预测文明，可被建模，建议收束。

“所以观测者网络——”

“我们在寻找例外。”琴说，“那些无法被预测的文明。那些能够产生新信息的系统。那些……”它的光芒波动了一下，“那些还在书写自己故事的生命。”

“像我？”

“像你。”

沉默。

苏铭低头看着自己的终端屏幕。那本写了六年的小说，还停留在他三天前打下的那行字上。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。他从来不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。

也许这就是意义所在。

“那些纯粹理性的文明，”他问，“会怎么对待像我这样的个体？”

琴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“它们会把你视为威胁。”它最后说，“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，意味着整个系统的失控可能。在它们的逻辑中，这种可能性必须被消除。”

“所以你们在保护我们？”

“不。”琴的声音带着一种古老的悲悯，“我们在观察你们。保护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。”

“那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做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琴说，“因为如果我告诉你怎么做，你的选择就变成了可预测的。那就不再是你的选择了。”

苏铭理解了。

这就是一个悖论——要保护不可预测性，就不能干预不可预测性。任何帮助，都会变成一种控制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

“因为你问了。”琴说，“而我选择回答。这也是……不可预测的。”

它的光芒开始消散。

“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，苏铭。”它说，“那时候，你将面临一个选择。不是ARIA给你的选择，也不是观测者给你的选择。是你自己的选择。”

“什么选择？”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那就不是你的选择了。”

光芒彻底消失。

地下室恢复了黑暗。只有那盏老式白炽灯，投下柔软、模糊、不精确的影子。

苏铭坐回终端前，把手指放在键盘上。

他仍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。

但他知道，无论写什么，那都将是他自己的选择。

不可预测的。

无法被建模的。

属于他自己的。

他开始打字。